



殊痕記

京劇

段鳳秋演出本

PDF

前記

《殊痕記》一名《牧羊卷》，取材于《牧羊宝箴》。剧本叙述唐代西凉节度使黄龙造反，朱春登代叔从軍。春登嫡母宋氏，謀占长房的家財，內侄宋成謀占春登的妻子赵錦棠，假意伴送春登从軍，中途暗下毒手。宋成回来，假說春登軍前战死。朱嬌逼赵錦棠改嫁宋成，錦棠不从，备受折磨。朱嬌又将錦棠婆媳赶到山里放羊，要婆媳冻餓而死。不料春登被害未死，陣前立功，封侯归来，杀死宋成。問到母亲和妻子，朱嬌假說已死，春登痛不欲生，去到坟墓祭奠，并含飯七天。恰好錦棠婆媳前来討飯，因飯时已过，求得春登剩下的一碗殘飯，朱母誤把飯碗打碎，惊动朱春登，喚进問話，因得夫妻相認，母子相逢。

此剧旧本只有放飯团圆一段，程硯秋先生在1927年补編成全本。

第一場

四將上，起霸。

四將（念）塞外烽烟紧，軍中刁斗寒；

我輩難取勝，坐待大兵援。

請了。元帥升帳，你我兩廂伺候！

八軍士、郭昕上。

郭昕（引）敵勢猖狂，鎮西陲，翊贊皇唐。（詩）

只為黃龍起叛心，興師報國捍邊庭；

自慚未把烽烟靖，待壯軍威誓掃平。

本帥，郭昕。官拜安西都護。自從西涼節度使黃龍造

反，奉命征討，連戰數陣；叵奈黃龍十分驍勇，以致我

軍損兵折將不少，本帥甚是担心。因此奏明聖上，查取

在籍武職人員，迅速前來投効。——中軍听令：拿我令

箭，催取在籍人員，不得有誤。

中軍得令。（下。）

郭昕掩門！（下。）

眾人同下。

第 二 場

朱英元病狀，朱春科扶上，宋氏、宋成隨上。

朱英元 (唱西皮搖板)

这几日病纏綿益增老境，

好比那風中燭有限光明！(坐)

俺，朱英元，山東齊河縣人也。自我幼年投軍，充當校尉；後因身體多病，退職回家。夫人宋氏，只生一子，名喚春科，今年一十七歲；先兄英魁去世，留下爺兒，名叫春登，一家同住，倒也相安。我家薄有田園，衣食却還無慮，只是我年老多病，孩兒年紀又輕，后顧茫茫，不知如何是好也！

兵士二人、差官上。

兵 士 來此已是朱英元的家宅。

中 軍 前去喚門。

兵 士 門內有人么？

朱春科 爹爹，外面有人叫門。

朱英元 你去問來。

朱春科 (開門)何事？

兵 士 這裡可是朱英元的家么？

朱春科 正是。

兵 士 有上官來此，教朱英元出來迎接。

朱春科 請少待。(入門)爹爹，有上官來到我家，要爹爹出去迎接。

朱英元 哪里来的上官？你扶我出迎。

宋氏、宋成、朱春科扶朱英元出迎，相見。

朱英元 貴官奉何人所差，到此何事？

中 軍 只因黃龍造反，郭大都护，連战失利；兵部奉旨，調取在籍武职人員，前去投効。俺奉本地节度使所差，特来調你。

朱英元 呵呀，貴官，你看我老病龙鍾，如何去得！

中 軍 这是将令，誰敢不遵？

朱英元 是是，請少待。——这便如何是好！我想此事料难推辞，不免教吾儿春科前去代我便了。——啊貴官，象我这样衰迈，就到陣前，亦无用处；我有意教小几代往，还求貴官方便方便。

中 軍 这倒使得。快教他即刻动身，不得違悞。

朱英元 遵命。請到里面歇息。

中 軍 告辞了。

兵士、中軍同下。

宋 氏 老头子，你这个样儿怎么去呀？

朱英元 我已与差官商議好了，就教吾儿春科代我前去，你替他收拾行李，也好起程。

宋 氏 那可不成！他年紀小，况且沒出过門儿，哪儿能叫他去哪！

朱英元 这是王命。

宋 氏 黃命、黑命我都不管，反正不教他前去。

朱英元 如此說来，你岂不是同我为难？

宋 氏 你有个好侄儿春登，你成天說他人才也好，文武双

全，你为什么不叫他去呢？

宋 成 是啊！表弟年紀太輕，姑母之言，是不錯的；就教春登表兄去，豈不是一樣！

朱英元 你們都會說現成話，侄兒春登他也有老母在堂，又怎肯教他前去？

宋 氏 你不要忙，把他們請來商量商量，春登若是肯去，豈不很好；干甚麼要你這樣着急！（向宋成）你去到東院里，把她們娘兒幾個請來，說我有話說。

宋 成 啊。（下。）

朱英元 春登去不得。

宋 氏 等他們來了再說吧。

宋成上。

宋 成 您隨我來，我姑媽請您哪。

朱春登、趙錦棠、朱母同上。

朱春登 （念）萱闥多慶松身健，

趙錦棠 （念）燕寢承歡春日長。

朱英元 嫂嫂。

朱春登
趙錦棠 參見叔父、嬌母。

朱英元 罷了，一旁坐下。

朱 母 （坐）喚我們出來何事？

朱英元 今奉了上官之命，教我前去西涼投軍；想我病到這個樣子，如何去得？

朱春登 叔父身體要緊，自然不去的好。

朱 母 是呀，這如何使得。你就該回那上官說：有病不能

前去才是。

朱英元 这是王命，誰敢不遵？只得教我儿春科代我前去。

宋 氏 得啦——我說春登啊！你叔叔要你兄弟前去投軍；你想你兄弟年紀又小，从来沒有离开过我一步；况且你叔叔多病，若是春科出門之后，他又想念儿子，岂不是病中加病么？正为此事，为难得很呢。

宋 成 是啊，年老之人，总得有儿子在旁边伺候，才能放心。

宋 氏 我儿春科，又未曾娶过媳妇，像嫂嫂您这样儿子、媳妇，都在跟前，也多个帮手。如今都靠着春科一人，怎好教他出去！

宋 成 姑夫这样多病，不是我說句不好听的話：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連一个亲生的儿子，都不在跟前，也太不象話！春登表兄，你說我的話，錯也不錯？

朱英元 你們都这样說，我只得拚这老命不要了。

宋 氏 侄儿，你素来是最孝顺的，你叔叔又很疼你，你看他老人家这样着急，你总要替他想个法子才好。（哭。）

宋 成 姑媽，春登表兄是最孝顺不过的！他又是讲义气的人，他自然有个主意。你老人家也不必这样伤心。

朱春登 既然如此，这也是无法！罢了，也罢，待我前去。

朱 母 哎呀，儿啊，我也是同你叔父一样的人了。（哭。）

朱春登 只是我也有老母在堂，此事倒真为难得很！

朱 母 我也是年老多病之人；若是身体好些，还则罢了，如今也同你差不多的人了。

宋 成 說起这話来，你老人家的身体，倒是十分康健；是

个有福有寿的样子。

朱英元 嫂嫂的年紀也高了！侄儿是不能远离的，此事如何是好？（叹气）看你们这个样子，也不叫春登前去，也不叫春科前去；也罢，待我拚这老命前去！

宋氏叹、朱母叹，朱春登叹、宋成叹。

赵锦棠（起立）不是媳妇多口：叔父既是多病，若是春科兄弟前去，孀娘又放心不下，叔父也要挂念。据媳妇看来：官人，你是义不容辞的了！好在老母在堂，有我侍奉，你也可以放心；自古道：“朋友尚且急难”，何况是骨肉之亲？官人，还是你替叔父前去，免得他老人家这样着急。

宋母 这……

赵锦棠 啊，婆婆，你平日也是盼子成名；有此机会，正好报効国家，建功立业。学一个班定远万里封侯，也不枉婆婆教子一场！就请放心，教他去吧！

朱母 说得却有道理。事到如今，也只好有此一想了！叔叔、孀娘，就是春登去罢。

宋氏 到底是侄媳孝顺，真真难得。

宋成 是呀，表嫂真是個明白爽快人，难怪我家姑媽常常夸贊于你。我宋成看你们这样有义气，我倒情愿护送春登表兄一同前往；一路上，起早落夜，馬前馬后，有我在旁招呼，料也不妨事，表嫂你也可以放心。这件事，我倒要自告奋勇了。

朱英元 侄儿同我的賢侄媳如此孝顺，我也不好說些什么了。——宋成，你肯护送前去，我更是放心；那么，王

命逼迫，自要即刻动身的。——夫人，你去多取些银子来。——宋成，你快去预备马匹。

宋氏。宋成下。

朱英元 嫂嫂，这都是我连累侄儿了！

宋氏取银子、行囊，宋成牵马上。

朱春登 事不宜迟，侄儿就此告辞了。——娘子，我去了！

你好好侍奉老母。（出门，上马，唱搖板）

从此后望家山归途有梦，

宋成带马下。

朱春登 （唱）为国家又何敢私而忘公。（掩泪下。）

朱 母 （哭）吾儿，春登！（唱搖板）

愿吾儿早返家膝前侍奉，

赵锦棠 （扶宋母，唱）

盼家书只望那天外归鸿。（扶宋母掩泪下。）

朱春科扶朱英元。

朱英元 （唱搖板）

眼看他母子离怎禁伤痛，（哭，下。）

宋 氏 （唱）这一回总算是称我心胸。（笑，下。）

第 三 场

李 仁 （内）走哇！

李仁上。

李 仁 （唱西皮搖板）

为经商来到了西凉道上，（转流水板）

遭不幸在穷途又遇强梁；
到如今只落得一身飘荡，
为饥寒恨不能回轉家乡，
只好在綠林中暫作打搶，
这买卖怎禁得日久天长！

咱李仁。向做小本經營，往来各处販賣。不料昨日行至西涼路上，遇見一伙强人，将我貨物搶去，还将我身上衣服剝掉。事到如今，也顧不得許多了，只好見有过路行人，搶些銀錢，免得挨飢受冻，我就是这个主意，哎，就是这个主意也！

內喊。

李 仁 （唱搖板）

到于今受飢寒学人打搶，
樹林中等一等过路客商。（下。）

第 四 場

朱春登背行囊、佩劍上，宋成上。

朱春登 （唱西皮搖板）

策长鞭只見那荒涼野景，
沒来由連日里戴月披星；
望前途已到了西涼路徑，
白云飛不由得馬上思親。

宋 成 表兄，一路上千辛万苦，你又这样唉声叹气，想念家乡，我劝你还是保重身体要紧。今天我也走乏了，你

是騎馬的，我是走路的，實在跟你不上；我這裡帶有好酒，何不下馬暢飲一回，也好解解煩悶。

朱春登 是的，你走乏了，待我下馬來歇息歇息再走。（下馬，取行囊置地）我們就席地而坐，暢飲幾杯便了。（坐地。）

宋 成 （取酒，又從身旁取出兩只酒杯，坐地）你看我預備的齊全不齊全？（斟酒）請！（同飲酒）來此已是西涼路上，一路上平平安安，都是表兄的福氣；我來敬你一杯！

朱春登 大家的福氣。（飲酒。）

宋 成 我看表嫂，這般賢慧，真是千萬人中，挑不出一個的！你真是有造化。

朱春登 提起拙荆來，這倒是難得的。

宋 成 我再來賀你一杯。（勸朱飲酒）此去投軍，你若是立了大功，做了大官，可不要忘記了我。

朱春登 說哪里話來？你這回護送于我，是很辛苦的，怎會忘記了你？

宋 成 如此，我又謝你一杯。

朱春登 （飲酒）我耍醉了，不能飲了。

宋 成 今天談心，倒是很快活的，何妨多喝幾杯？

朱春登 够了！

宋 成 那麼，再飲這一杯罷！

朱春登飲半，醉臥。

宋 成 表兄怎麼樣了？

朱春登 醉了。

宋 成 （起立，四顧）表兄，——嘿！他果然醉了！臨行之時，我姑媽囑咐我，教我中途路上把他害死，好謀奪他

的家产；如今将他灌醉，正好下手！——哎呀慢着！他是一身好武艺，我要一刀砍不死他，他拚起命来，我可不是“个”儿。——有了！我把他捆在树上，他就是醒啦，也来不及了！好，就是这个主意！——（绑朱春登。）

朱春登 啊！（睁眼一看，又闭目。）

宋 成 哎哟，我当是他醒了呢？敢情說醉話呢！朱春登，朱春登，你死之后，我拿了你的行囊馬匹，到省城卖了，由着性乐他几天；約摸是时候，我再回家报信，就說你死啦！你媽听了这个信，不死也得八成！剩下你媳妇一个人，我是人財两得！趁此四下无人，我动起手来！（拔劍。）

李仁跳出。

李 仁 呔！

宋 成 哎哟我的媽！（急拾行囊，上馬逃下。）

李 仁 （追）这小子騎上馬跑得真快，赶他不上！头天开張，大不吉祥。哟，这还留下一个！我摸摸他有銀子无有？（聞酒香）好奇怪！怎么一陣陣的酒香！（見酒壺、酒杯在地）哦，原来有酒在此。我已餓了一天了，且去喝它几杯。（席地取酒飲）且慢，这位客官的行囊馬匹虽被那賊偷去，他身上还有衣服，待我剝他下来，免得空手而回，也算是开張大吉。（欲剝衣，又止）且住，他行路之人，所有行囊馬匹，已經被人偷去，也算可怜！我若是將他的衣服剝下，他岂不要冻死！我已遭不幸，何苦再害人的性命？待我將他喚醒——客官醒来；客官醒来！（拾劍。）

朱春登 （唱倒板）

猛然間听呼喚頓如夢醒——

啊！(接唱搖板)

却為何平地里繩索加身？

你為何將我捆綁？

李 仁 你別瞎說啦！綁你的不是我！我与你松綁。

朱春登 啊！我的行囊馬匹，哪里去了？

李 仁 行囊馬匹呀，早搶了去了！

朱春登 (扭李仁手)你这強人，敢來行搶！

李 仁 (被扭)啊，你就这么厉害！你还有一位朋友，
哪里去了呢？

朱春登 (惊視)哎呀，宋成哪里去了？

李 仁 你松了手！你想，我若是強人，早把你杀了，还喚
醒你干嘛？

朱春登 是呀，到底我那宋成往哪里去了？

李 仁 他呀！他早跑了！

朱春登 啊呀，你这強人！

李 仁 (后退)客官你莫性急，待我慢慢告訴你：我見你
那伙計，趁你睡着的时候，将你捆在树上，正要取你的
宝剑，行刺于你，被我一喊，他就拐了行李，騎上馬跑
了！

朱春登 这个——我却不信！

李 仁 你不信，我告訴你！我在草棵之中，看見你的伙計，
要害你的性命，我意欲將他捉住，不料那賊上馬而逃。

不但是你破財，連我的財運，亦不見佳。

朱春登 啊！听你之言，那宋成果然要害我的性命？(想)我

倒想起来了！适才朦胧之中，好象是他捆綁于我！如此說来，此事当真。宋成啊，好贼子！——只是我的行囊馬匹，俱被那贼拐去，这，这便如何是好？

李 仁 客官是往哪里去的？

朱春登 要往西凉投軍。你是什等样人？方才說你的财运亦不見佳，到底是何意呀？

李 仁 不瞞你說，我亦打算搶劫为生的。

朱春登 看你是个好人模样，为何做此勾当？

李 仁 我叫李仁。原来是个好人，做些小买卖；不料昨日遇見了一伙强人，将我貨物搶去；只因飢寒所迫，不得已想做此营生。也是初次开張的，客官莫要見笑。

朱春登（摸腰）还好还好！我的行囊馬匹，虽被那贼偷去，幸亏我的妻子，还有少許銀錢，交給予我，藏在腰中，不曾被那贼偷去，錢虽不多，勉强可以走路。那一壮士，在下朱春登前去投軍，壮士若肯前往，也可有出头之日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

李 仁 愿效鞍前馬后之劳。

朱春登 好好，如此一同趨路前往。——哎，料不到宋成那贼，如此味良！我若一朝得意，岂肯与你甘休！正是：（念）

險被狂奴喪我命。

李 仁（念）从此回心做好人。

二人同下。

第五場

朱春科扶朱英元上，宋氏同上。

朱英元 (唱西皮搖板)

我侄兒從軍去孝心可敬，

却緣何無音信未免懸心！

我兒，宋成送你兄長前去投軍，至今半載有餘，他二人俱無音信，不知是何緣故？

朱春科 爹爹但放寬心。軍營之中，戎馬倥傯，無有方便之人遞信，也是有的。

宋 氏 是啊，有宋成跟着他怕什麼的！

朱英元 話不是這樣講。(向春科)計算時日，宋成也該回來了！況且你兄長代我從征，我實實放心不下；有意命我兒去至大營，打探你兄長音信，你可願去？

朱春科 孩兒願往。

宋 氏 得了吧！我兒年紀輕，春登才替他去的，怎麼你又勸他去呀！

朱春科 啊母親，哥哥為我父子方才前去，孩兒情願前往，母親不必攔阻。

朱英元 着哇，此去又非從軍，何必攔阻哇！

朱春科 事不宜遲，孩兒就此拜別了！(唱搖板)

辭別雙親出門行——

宋 氏 你別走！(欲扯朱春科，被朱英元攔阻。)

朱春科 母親保重了！(唱。)

去至大营探信音。(下。)

宋 氏 你別走，你別走。

朱英元 他已去远了！

宋 氏 不成，你賠我兒子！

朱英元 夫人哪！（唱搖板）

夫人但把心放定，

我兒不久即回程。

宋成急上。

宋 成 （唱搖板）

數月來在京城錢財用盡，

假意兒趕回家來報信音。

姑爹、姑媽大事不好了！

朱英元 何事惊慌？

宋 氏

宋 成 春登表兄才入軍營，頭一仗就陣亡了！

朱英元 你待怎講？

宋 成 頭一陣就死了！

朱英元 哎呀！（暈倒。）

宋 氏 （低聲）事情辦成了？

宋 成 （擠眼）辦成了！您放心吧！

宋 氏 醒來！

宋 成

朱英元 （唱散板）

哭一聲我侄兒無端喪命——

侄兒，春登，哎，侄兒呀！

都是我老糊塗要你從軍。

宋 氏 人已死了，你伤心有什么用啊？

朱英元 (唱)刹时间只觉得心痛难忍——(吐血)

怕的是今日里性命难存。

叫先兄你在那泉下相等——(扫头，死。)

宋成、宋氏急扶，朱母、赵锦棠急上。

朱 母 为何这等啼哭？

宋 氏 你住了吧！你儿子阵亡，连我们老头子也急死了，
你还问哪！

朱 母 此话当真？
赵锦棠

宋 成 我是亲眼瞧见的，这事有闹着玩的吗？

朱 母 哎呀！(晕倒。)
赵锦棠

宋 成 得，又是两条人命！

宋 氏 甭管他们。——老头子啊！(哭。)

朱 母 我儿！
赵锦棠 (醒) 我夫！

朱 母 (唱散板)

哭一声小姣儿无端丧命！

赵锦棠 (唱)哭一声我夫主一命归阴！

朱 母 (唱)好一似箭攒胸心痛难忍，

赵锦棠 (唱)这噩耗忒离奇疑信难明。

宋 氏 (发怒)住了！为你们春登，把我的丈夫也急死了，
把我的儿子也赶去了，弄得我一家人七颠八倒，都是为
你们的事。你两个冤家，还要在这里大号大哭，难道还
要逼死我不成？宋成，帮我把你姑夫搭下去，